

骚土

老村作品·全新修订插图本

Laocun

老村◎著

骚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骚土 / 老村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3.10
(老村作品)

ISBN 978-7-5008-5611-5

I. ①骚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1668号

骚 土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王学良 左 鹏 杨博惠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39 (营销出版部)

(010)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75 彩插 8幅

字 数 283千字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：我的小说自觉

我写小说，原初的目的，确实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。十七岁那年的秋天，在陕西渭北地区农村的一间厦房里，我拉出抽屉当板凳，坐在上面写了许多的夜晚，完成了第一个小说。那小说写一个农村女子反抗她专制的父亲。我花八分钱的邮票，将三十多页的小说装进一只信皮里，鼓囊囊地寄往《陕西日报》。结果不用问，石沉大海。我猜想，也许它压根儿就不会到达陕报。因为信封那么厚，不定在哪个环节的盘查中，就会被截留了下来。但无论如何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诉说了。从此，这诉说就再也没有停止过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，在那种绝对痛苦中，即便到了十八岁，在当地按理说也到了定婚的年纪，但在母亲的虐待下，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样，经常会站在院子里，或小镇的街面上，像演唱一样放声哭泣。那些日子，小镇里，如果说哪天下午放学时候，人们没有听到我的哭声，那我一定是交了什么好运。所以白天挨打，晚上看小说，是我每天必经的程序。后来，住在涝池沿的干爹送我一只小羊羔。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

便也开始怀上小羊羔了。身怀有孕的绵羊跟不上羊群，不能在沟岔里爬高下低，这时候一般都要主家领回去自己饲养。每年到绵羊怀孕的日子，我便会躲个干净。放学后带绵羊到村北的水库上，把羊往草坡上一放，合衣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，专心致志地看小说。那时候，似乎只有读书才能让我感到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温暖。因为在一个用谎言教育孩子的学校，和那种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环境里，年幼的我是不会感到更多什么的。所以，我对人生的悲观，不是时髦的理论教给我的，而是生活通过一张张冰冷的脸，还有极度的物质匮乏，这些隐形的刀子，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。就人世间生活的残酷性而言，它从没欺骗过我。该感受的，我都真切地感受了。因而我的写作，初期除了可能因为少许的模仿而不能窥见描述对象的本质之外，在对现实的看法上，似乎不大有过含糊的时候。有作家最初写作是想有个好工作，端个好饭碗，我也这样想过，但这不是我写作的主要动因。在那些时候，对于我，写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样的，都出自我诉说和排解的需要。这大概是我写作的初级阶段。

当然，这里首先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。譬如说有了高尔基这样的关注痛苦的作家。当时他的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是那样深深地感动过我，让我晓得，在我生活的小镇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那世界里有另一种人，他们是文明人，懂得爱，懂得尊重。那时我特别幻想能逃出去，流浪到社会上。假如能像小说中的阿廖沙，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端盘子，然后再遇到那位英俊、有头脑的进步青年，那是多美好的经历啊。阿廖沙到他的身边，就像孤儿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样。我之所以没逃跑，是因为有一次

我反抗三哥的欺负，打破了他的头。那一次，我逃出去很远，十多里，但是最终还是没逃跑成。没逃跑成的原因是，母亲一直在我身后，用她那封建遗留的艰难小脚，坚韧不拔地跟着我。她怕我真的从此就一逃了之。自有了这次经历，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亲，我的家庭，以至于小镇的百姓们，那种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对我的深爱。尽管这爱让人如此痛苦，如此不堪忍受。

绕这么大弯子，其实还是在说我的写作。在稍稍成熟之后，便有了这样的意识，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强走极端。我感到，好的写作，要有一种背负和承受的精神，要有和这个初看起来如此落后的文明绑在一起，一种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觉。尽管这样做在这个花样翻新的时代，会显得不那么旗帜鲜明。但是这样做，又确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诚。自然，这不仅需要清醒，还得需要勇气。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，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。作为有民族自主意识的文人，一个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，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与这个民族一起，对其所存缺陷进行有效而自觉的认识与改造的。西方宗教讲原罪与忏悔。中国没那个宗教，但我们讲“仁爱”，讲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”的忍，讲“吾一日三省吾身”的自省自悟。所以我想，假如我们文明没有在它刚露成熟端倪便被纳入王权的黑暗长廊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文明。王权的产生，有其复杂的诸多方面，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的本身。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、人口的周期性膨胀、宗族村社的抱团守成……等等这些，都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国走向王道治国的必然——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

择。在自然界，一种生物要生存，自身须得携带一定的毒素。人类的进程，大概也是如此。但是世界在发展，一成不变，是对人类自身的反动。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，国门应声打开，这个王道的国度，缺陷也日益显露。我们不能走向世界，接受普世价值，必然会遭到抛弃。

早年在家乡听过一出戏，叫《周仁回府》。之所以说“听”，是因为那时正值“文革”，还不允许上演这样的老戏。仅靠村中老人口头讲述，知道那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这出戏在民间的每一次演出，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，并让戏台下面的百姓们群情激奋，热泪横流。故事的主人公周仁，为主张正义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。乡亲们不是在哭周仁，其实是在哭他们自己。中国小说戏剧中塑造的周仁这一类英雄，以及被认可的贤者、推崇的圣人，最后都要登上王者的宝座。即个人发展的终极，不是仁爱的大“人”，而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者。即便作为教育者的孔夫子，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，成了至圣先师。这便是由王权专制所派生出的“内圣外王”。内圣的核心，是要人们通过自我修炼首先成为圣人，从而再达到统治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“王”。这几乎又成了中国知识者人生成功的一条必由之路。

近百年的中国文学，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面，隐藏着两大暗流，一可称之为奴性式的涂彩，一可称之为泼粪式的写作。这第一种写作，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认为，一切新的都是好的，一切旧的都是坏的；一切保守都是错误的，而一切破坏都是正确的。总之，为追赶世界大潮，为一个新的确立，知识者放弃基本的常识判断，自甘堕落为暴力的同谋。而另一暗流，又走向

一个极端，即干脆没有了对人对民族历史的基本尊重。怎样丑怎样脏他怎样写，怎样恶怎样怪他怎样作。将写作演变为一场展示或夸大民族丑恶的大竞赛。于是乎华夏大地，一个教化如此深远、心性如此优雅的民族，在这些人的作品里，几乎和野蛮人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些作派，本质上仍是施暴，骨子里延续的仍是奴性的思维。目的只一个，将他们的媚眼投向西方，以换取西方的赏识。所以，百年的中国文学史，堪称为文化的自虐史。即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，虐待自己的文明，也虐待着自己的现在和将来。而这，正是近现代以来，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，中国文学畸形发展的实际现状。勿庸讳言，我的小说写作同样经历过这种畸形发展的深刻影响。

真的和好的文学在哪里呢？不是没有，尽管它们也被挟裹在无法抗拒的暗流里，但在历史的一隅，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角落，仍有少数真诚的人写作着，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，守护着文明的薪火。是的，当你在最底层的村庄，看到一个贫困得穿不上第二条裤子的庄稼人，却仍不忘记将自己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给自己小女儿的头发上插朵小花，你就该知道，文明以至于文学的根子没有断。自由博爱不是西方特产，美好同样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。该抛弃和谴责的不在这里，而是知识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与之同卵双生的奴性，它们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们的血液。是我们用自己的血，供奉起残害自己文明的魔王。

回到自己。以前我写了许多苦难，许多残暴。也就这几年，在与京城一些优秀的有识者接触以后，我始才慢慢醒悟。我想，以后我的小说应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，即该从农民打扫干净的

院落，和他们小女儿头上的小花写起，多写写隐藏在麻木与冰冷下的温暖和爱，让文明的温暖、爱的阳光，播撒进同样麻木冰冷的文学。近年来，我对自己以前的小说进行了认真地改写和修订，现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一起出版。从此我的这些小说，可以放心让读者去看了。

我非常赞同一位智者的说法，专制是一个魔咒。既然知道是个魔咒，那么就让我从自己心里，从自己的写作里，先解开它吧。

老村
2014.5.

—

饥敲棋枰，饱叫板儿，醉了便卧柳眠花。一往世界无羁，
多亏了，咱活逍遥旗下。

日扶犁杖，夜读宝书，闲时且说桑道麻。向来人间有爱，
敢问谁，心在世外天涯？

此卷开篇，倒要提起一件奇事。说的是在关中地方，渭北旱塬，黄龙山下，有个村庄，叫鄠嵎村。“鄠”取何意凡人不晓，但一“嵎”字却说得明白，四面陡峭顶端平坦之山也。看相也是，鄠嵎北去有黄龙山脉之峻岭，西去有长宁河衢之深壑，东去有西畬窝子之大壑，南去有苇塬瓷沟之长洼，因此上地老天荒，与世隔绝久矣。不知何年何月又何朝代，说来也是影影绰绰无法考证，只好糊涂着说是某某朝代的一年秋天，两个放羊娃在沟畔上摘酸枣，其中大些的娃，脚底没踩实，一闪失滚落下去。另一个嘶声喊叫，边喊边绕

开刺丛，寻摸下去。到沟底仍不见同伴影子，吓得哭了起来。你说这荒沟野洼呼唤谁去？上面的娃哭着哭着，突然听着半坡有声音。循声音过去，只见一片枣刺窝子，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娃用鞭杆拨开刺丛，一个筛大的洞口出现在面前。下面的娃在里头瓮声瓮气地喊：“我在这里，没事，你甭害怕。你听着我说话了没？”洞口的娃答道：“听着了，你却咋上来哩？”里头娃说：“不忙，这里美得很，锅锅灶灶盆盆罐罐，任啥都有！”洞口的娃说：“我给你拿镜子往里照。”说着掏出琉璃片子，将外面日头光亮反射进去。里头那娃突然喊起来，“哎哟，出了奇事了，墙上尽画些光屁股娃娃打捶（打架）哩！”

两个放羊娃的发现，惊动了乡野四邻。人们扶老携幼纷至沓来，挤进洞里争相观看。看过之后又都摇头，只道这哪是打捶？这是人世间最最不得公开的男女苟合图！你说这是何人，吃了饭没毯事干了，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，胡涂乱抹这些伤风败俗的影子。后来不知过了多少年月，县城两个读书人游玩到此，打着火把进去察看。洞里猫了三天三夜，待出来时，脸都成猪肝颜色，哆里哆嗦说不清楚，但大致意思渐为世人知晓。原来墙上壁画何其了得。说来也许有人不信，它便是天地之间仅有一件的稀世绘画：《黄帝御女图》。画的是黄帝之时，部落融合。每征服一个部落便从被征服的部落里娶一门妻妾。终于华夏一统之日，与来自各部落的妻妾们嬉戏娱乐。且看黄帝本人竟如同战场上一样百战百胜，最终是御女三千，直接升仙。场面之盛大辉煌，之光明灿烂，甚是了得！男女观者无不惊恐，图画之下啧啧连声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是这宝图经不见传，典不曾载，让后来的皇帝老子与浮浪子弟头疼了无数个世纪，唯猜那黄帝老子竟是何等御法？又怎样飞升？寻之不得，觅之无着，只将风俗遗传下来。后来的皇帝，虽无一不是三宫六院七十

二嫔妃，终了都是毬本事不佳，徒叹奈何于已往！这图画此番在鄢亩村发现，不能不说是当朝的大事，也是鄢亩村人的眼福。于是乎男女老幼遂将此奉为天神显灵，遇丰收之日或祭拜之时，一同到图下聚乐。然高兴没有多少时日，突然一天，有人千呼万唤着进了村子，说不知哪个千刀万剐的，将墙上的图画，都给铲了去。说来也巧，这日两个读书人带了画师，前来描摹留影。听到传闻，连忙赶进洞里，啊呀，留在地上的，果然只是一堆赤橙黄绿的五色花土。这恨得咬牙切齿，单是用平常话语形容不了。

此事到了这里，说了也就了了。但鄢亩村人却怎么也不愿了了。《石头记》里说的，了便是好，好便是了，参透了皇天后土间的道理。鄢亩村人不然，了了不好，好了不了，唯将活命和玩乐，看成人生第一紧要。江河日下，世风浇薄，也是那不可逆转的了。男人不说守着自己女人，一门心思偷弄他人婆媳；女人不说安守个身妇道，一个劲儿勾引良家子弟。且不说将出力种田看做是辱没先人的羞耻之事，油嘴滑舌作奸弄巧，反登上大雅之堂，受人十二分敬羨与恭维。即就是一个门槛里头，为钱财吃货，老子不认儿子，儿子不敬老子，弄出种种张致。什么君臣父子长幼顺序，全被那虚皮假面遮掩起来。那些被世人捣脊梁骨的人物，譬如争强斗狠之徒，愚顽刁钻之辈，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人，像秋天的蝗虫，天上舞的，地下蹦的，比比皆是。更可怕的是，人们将洞里的五红花土取来沤田，一时间这土便似大禹治水布下的息壤一般，早骚腥黄，无以抑制，漫天地弥散开来，硬是将一片锦绣繁华之地，富贵温柔之乡，糟蹋得不成样子，花草树木也不好好生长，水土完全变了味道，剩下的只是山秃河干，城废田荒。说来也是著者取名《骚土》的缘故。

却说著者本人，读得几年破鞋底子，识得几个驴脸文字，便思谋将此写作出来，央那明理之人看个明白，达观之士探个究竟。然

执笔总是左右为难。你道为何？一是当今时代人人都向往共产，领袖又无比圣明，民生是好得不能再好，实不敢编造危言，耸人听闻；二是鄢固村地偏一隅，愚昧落后竟至于形同隔世，总之是不似当今世界。写是不写，如何是好？言之不恭，吐之不快。夙兴夜寐，处心积虑，死活不得其解也！

却说某年夏日午间，吾手执芭扇，倦卧大槐树下，无意间瞥见金蝉脱壳，吃惊之余，竟至于恍然大悟。嘻，吾不如蝉也！蝉尚能脱一片旧壳以获金翅，吾何不扯一派胡说而引玉言。且将那古来今往之事混为一体，做不会为文之文，说不是道理之理。看似有不敬之嫌，无不存恻隐之心。无意影射，岂敢针砭？且说是：信口开河，承的是红楼镜花之师传；东拉西凑，演的是街头巷尾之乱弹。涉公堂而无碍大雅，司隐乱而不损上方。话云儿雨儿之事，仿佛是村俗之谈；写碟儿碗儿之物，细看非俚间之语。雨田鹤步，迹何求也？落花看影，风何消也？舍其形而，缘得上学。轻轻松松，自自在在，岂不妙哉！既是如此，著者便从公元1966年冬至写起。

二

这天早晨，鄢固村剃头匠庞二臭，迎着白灿灿的阳光，挑着剃头挑子由村西晃晃悠悠飘然而来。到了村东照壁底下，拉开家什，往墙头一枚铁钉上挂了理发招牌。这铁钉和招牌，父亲手里便已存在，甚至往前再推三五辈人也未可知，反正年代久远。那牌子写得奇怪，左联写：剃头兴运；右联对：修面赐福。中间四个大大字：庞家手艺。挂了招牌，给炉箱添加蓝炭，搁水盆上去。一通忙活之后，取过马扎，靠住墙壁坐好，两眼待睁不睁，朝南望去。此时说来也怪，村中男女老少，倒似躲这满街的清静，一律不见影子。正纳闷，却见涝池南岸槐树下面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人瘦高身架，披一件旧黄大氅，看相是残废军人，一颠一跛，走得十分气势。说来二臭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，来人这种走首和排场，单是没有见过。待那人走近，二臭看仔细了，竟不怎么熟悉。且不说冬瓜般的头形，几绺萝卜缨子的头发下面，盖着的一张二指宽的脸面，生得

也着实稀罕。这长相，让二臭立刻想到一句顺口溜：

马脑、鳖盖、葫芦炒菜，
炒的菜，香得太（很），
只有马脑吃得快。

马脑是指脸形，鳖盖是说发型。沾上这两条，难免不被人取笑。二臭想笑没笑，抬手招呼。来人不搭理他，一条腿独立，劈头却问：“你村大队部在阿达（哪里）？”“那头。”二臭一指村西，说，“眼下没人，都在屋里吃饭。你稍等一会儿，片刻工夫，都来这照壁底下碰头。不用慌，先坐下，歇口气。客人从阿达来的？”庞二臭说着又忙抬过条凳，让窄脸客人就座。那人也不客气，一掖黄军大氅，拉腿子坐了。此姿势正好给了他个脊背。“同志，”二臭愈发稀奇，拉起高腔说，“推个头吧，解放军理发不要钱。”来人并不立刻答言，只歪着个长脖，目不转睛地去看柳树梢子，俨然看门的鹅儿一般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那人将搁在好腿上的那条残腿晃悠了一下，又做僵直状态，道：“太落后了！太落后了！整个村子连条标语也看不到！现在是啥年代了，还这么落后？”

听话听声，锣鼓听音。此人来头肯定不小。二臭不敢张扬，老实附和道：“你算说对了，穷山野洼，就是落后！”那人道：“穷？穷不是借口。现在中央上正在抓。在北京，毛主席身边，出了反革命，形势相当严峻！这次，中央决心很大。全国上下，无论啥地方的牛鬼蛇神，都不会轻易放过！一定要一网打尽，彻底清扫，片甲不留！”二臭一听，甚是惊骇。只不敢想，日后村子里将生出何种乱子。接着，来人用头一挑墙上的牌子，说：“把你墙上那牌子，赶紧摘了！”二臭吓了一跳，刚坐下又立起，忙问：“因咋？”来人道：

“对你说摘，你就赶紧摘，有啥咋不咋的！剃头兴运，剃头兴什么运？这不是封建迷信是什么？”

二臭一愣。这牌子挂了几辈人了，岂能说摘就摘？正迟疑，一眼瞅着村西头，叶支书吃完早饭，挺胸兜肚，一边剔牙一边朝他这边走来。二臭忙指给来人：“看，我说得对不对？我们村支书，过来了。”来人转过脖子，并没有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意思，身体仍旧没动，不慌不忙地从口袋掏出一封公函，啪啦一声抖落开来，捏在手里，一对鹞眼，死盯着那悠晃过来的叶支书。还是叶支书脑子灵光，走着走着，觉着相势不对，二十步开外就改变大大咧咧的步态，三脚两跷赶了过来。也没多问，只是喜眉笑眼接过公函，不待看全便连声喊道：“你是——咱县农机站的季站长！季站长，你来得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这一向，我们就等你来了！”一边喊一边搀扶起来人，像供神一样，一同向大队部走去。

村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，将照壁一下子围了。大家都听说县上派来了干部，又都没看清楚，于是乎围住庞二臭，想探个明白。二臭这捣鸡毛货，蹲在地上磨剃头刀子，吞吞吐吐，不透明白，直吊得众人眼神发直焦急难耐之后，这方立起，神经兮兮地说：“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，不是我庞二臭瞎喷，现在全国形势非常紧张。北京，毛主席身边出了反革命。这次县上农机站的季站长，亲自到咱鄢固村来，而且还带着毛主席亲自写给他的一封公函，要抓咱村的反革命哩。前些日子，我到县上磨推剪，看相势就觉着日精古怪。城隍庙的城隍爷，让县城中学的学生抬到当街，打了个稀烂。后来县长发话制止。这些学生，不制止连庙都敢给拆毬之了。铁匠铺子黑狗，一连几天不说睡觉，加班加点打杪子（红缨枪），说是得人手一件。县城大街上走路的年轻人，一律洋楼（短发）。我二叔的老二女子淑贞，辫子剪了。你不唤过面来，只看背后，还以为是小子哩！

天黑时，我去茅厕里方便，眼看前头一个留洋楼的进去，我跟尻子进去，拉出家伙刚说要尿，却见前头那娃茅坑里蹲下，刺啦啦一串溅盘哨壶的大响，我登时吓了一大跳，忙忙捷捷跑了出来。好家伙，进错门了！嗨，你晓咋日鬼的？如今世事，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！乱了！彻底乱了！世事这相况，咱村猫（藏）上个把反革命，还真不是耍把戏哩！”郑栓摇晃着头，只是不信，说：“啥？咱村？人家反革命到咱村来？到咱村来喝西北风哩！”二臭道：“你敢不信？狗日的郑栓你敢不信？反革命就是你！我看你信也不信！”二臭说着揪住了郑栓耳朵，提溜出人群。郑栓疼得直咧嘴，哎哎地叫着，要庞二臭赶紧松手。

众人见状，哄笑。立刻，人们的眼神里有了亮光，大家都恨不得当即弄上一两个反革命出来，让大伙热闹热闹，只不说打发已往这平平淡淡的日子，也太难了。正说着，只见民兵栓娃背着枪，拨开人群，走过二臭身后，没待二臭反应过来，伸手将照壁上的招牌摘了下来。二臭急忙去抢，还是没抢到手，被他扔在地下，几脚踏了个稀烂。此事实太突然。众人看时，栓娃已扬长而去。二臭跟尻子追了几步，又怕人踩豁他的摊子，回过头，一蹦三尺高，将自娘肚里学会的污秽之词一发用上，朝着栓娃的脊背，统统掼了过去。众人喜滋滋，笑哈哈，只觉着日头红了，身上也暖和了。

二臭越骂越来劲，索性信口将自己和栓娃妈在麦地胡日鬼的事情也抖搂出来。抖落之后，尤不过瘾，竟说栓娃是他的种子。众人说不是，二臭坚持说是，并要众人细想，栓娃说话走路，是不是有些像他？嗨，确实有些像。正要笑，却不料对面的槐树底下，婆娘窝里，杀出一个人来。众人回头一看，是栓娃妈。栓娃妈手拿鞋底，指捏钢针，朝这厢骂道：“你日谁氏——把你的毳眉眼不看看——你日谁谁叫你日——你毳上比人多长了一把胡子怎的——我儿踏你的牌子——总归有个原因——